

密林夜孩

刘兴诗 著



青岛出版社



90224520



刘兴诗著
青岛出版社

密林虎孩



鲁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密林虎孩 / 刘兴诗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00.5

(黑森林丛书)

ISBN 7-5436-2201-7

I . 密 … II . 刘 … III . 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6870 号

书 名	密林虎孩(黑森林丛书)
著 者	刘兴诗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
邮购电话	(0532)5814750 5814611—20
责任编辑	孙华文
封面设计	刘 媛 范开玉
插 图	李 丽
印 刷	胶州市装潢印刷厂
出版日期	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32 开(850×1168 毫米)
印 张	5.5
插 页	2
字 数	90 千
印 数	1-5000
ISBN	7-5436-2201-7/I·347
定 价	8.00 元



刘兴诗 1931年生于武汉。

祖籍为四川德阳，远祖为广东兴宁，更远是福建宁化的客家人，到底该报什么户口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本命属羊，生性懦弱。发蒙于南京五台山小学，成长于重庆南开中学，受业于北京大学，知命于山野尘土。吃了大半辈子粉笔灰，曾在北京大学、成都地质学院教过书，是不折不扣的教书匠。

浪迹天涯大半辈子，各种自然环境大多经历过，是名副其实的爬山匠。

写过一大堆书，自己总觉得有些不踏实，是一个半吊子爬格匠。

人生已过了一大半，现在是退休老头，别的不用再说了吧。



目 录

MU LU

黑 森 林 丛 书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1. 蛇保姆 | | (1) |
| 2. 象背上的猎手 | | (21) |
| 3. 林中孤儿 | | (43) |
| 4. 窝棚里的小虎仔 | | (52) |
| 5. 野水牛 | | (66) |
| 6. 妈妈的心愿 | | (76) |
| 7. 茶园暴动 | | (85) |
| 8. 带血的白手套 | | (97) |
| 9. 野孩子和怪老虎 | | (112) |
| 10. 土堡的陷落 | | (124) |
| 11. 十胜节的火光 | | (138) |
| 12. 少年复仇者 | | (147) |
| 13. 丛林虎影 | | (155) |

1

蛇保姆

母亲把孩子托付给大蟒蛇，却由于自己的疏忽，失去了孩子，也断送了大蟒蛇的性命。

印度有许多小村子。当我们费尽气力记住一个发音古怪的村名，很快就把另一个给忘了，所以弄不清这个山村到底叫什么名字。可是，讲故事的流浪人却告诉我，它位于神话般的迦摩缕波山区^①的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，如果不是出于极其特殊的原因，很少有人到这儿来，极不引人注意。

住在这儿的，是贫苦的迦洛族人。传说梵天大神开天辟地时，也创造了许多民族。他赐给每个民族一张鹿皮，让他们书写自己的历史。迦洛族很不幸，遇着一场大灾荒，所有的食物都吃光了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好把这张写历史的鹿皮也吞进肚里。所

^① 迦摩缕波，是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的古名，目前只是其境内的一个山区，以多雨和林木葱郁而著称。

以，迦洛族没有任何文字记录，也就没法查明我们要讲的这个村子究竟在哪儿啦！

迦洛族人说起自己居住的地方，往往用难以听懂的土话，在喉头含糊其辞地咕噜几声。这就给那些专爱打听别人秘密的记者先生们，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要在茫茫无垠的迦摩缕波山区的树海里，从许多外貌相似的村子中，把它分辨出来，可真不容易啊！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，《月天》、《往事书》、《故事海》和《大故事花束》^①里的许多精彩的故事，都没有注明确切的地点，也许就不会对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特别苛求了吧！

迦摩缕波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。迦摩，是爱情的意思；缕波，是形体的意思。传说顽皮的爱神曾想破坏湿婆神的修行，触怒了他。湿婆神便睁开额头上第三只眼睛，把爱神烧成了灰烬。爱神和妻子罗蒂经过长期苦修和忏悔后，湿婆神满意了，又赐给爱神形体。爱神复活的地方，就叫迦摩缕波。怪不得这儿人们的心目中，绿色，是爱的象征。神秘的大森林，对林中居民总是充满了深沉的爱意，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他们，哪怕是一个孤儿，也不忍心抛弃。

迦摩缕波山区还有一个名字，叫梅加拉亚，意思是云雾聚积的地方。它横亘在阿萨姆邦的心脏地

^① 《月天》、《往事书》等，都是流传很广的印度神话和民间故事集。

带。每年六月中旬，当雷神因德腊跨着神象腊瓦达，带领暴风雨神玛鲁德兄弟，越过辽阔的孟加拉湾和恒河三角洲大地，踏着翻翻滚滚越铺越宽的乌云飞毯呼啸而来时，迦摩缕波山区高耸的身躯，便像一座绿色的屏风挡住了去路。因德腊震怒了，举起金刚杵，在皮鼓上擂出隆隆的雷声。玛鲁德兄弟们就在云层里蹿上蹿下，撒出一把把密密匝匝的雨箭，使这里成为雨水的旋涡中心。如果把每年自天而降的甘霖平铺在地面上，可以淹到齐脖子深。雨水最多的年头，即使个儿最高的人也会没顶。这样充沛的雨水浸润着山上山下的土地，加上热风的烘烤，使整个山区异常炎热潮湿，滋生着成片的热带丛林。林阴蔽日，到处有凶猛的野兽出没，使丛林充满了蓬勃的生机，也充满了神秘和恐怖的气氛。

这个故事发生的小村子，就坐落在这样闭塞的环境里。它只有一条荒草芜生的小径和外界相通，四周山高林密，即使走到跟前，也很难窥见它的影子。

传说这儿古时候有一棵大树，层层分岔的枝丫，像是千手神佛张开的手指，遮住了太阳神苏利雅发出的光芒，使大地沉入漫漫的黑夜。人们生活非常困难，决定砍掉这棵大树。但是他们头一天砍过的地方，第二天一看，又长好了，总也砍不倒。人们失望了。这时，飞来一只神鸟，告诉他们说，夜里

有一只老虎，用舌头一舔那棵树，砍过的地方就长好了。鸟儿让他们把斧头挂在树上，待老虎悄悄走来，正伸出舌头去舔时，斧头落下来，就把它砍死了。人们砍倒了这棵参天大树，林中才见到阳光，开始了正常的生活。这段传说虽不见得是真的，却透露了一个消息，这儿森林茂密，到处有林中之王花斑猛虎的踪迹。

在村口外的林中空地上，也许就是砍倒那棵大树的地方，有一个破旧的小窝棚。说它是窝棚而不是房子，因为它实在太不符合通常的房屋概念了。稀稀拉拉的几根树棍儿，撑着用棕榈叶和长满青苔的树皮铺盖的屋顶，山谷里的风可以自由自在地穿过。到了夜间，各种各样的毒蛇也能悄悄地从墙缝儿里钻进来，在炉灶边，或是婴儿的吊篮下面盘卷着，找到一席安身的地方。

这一家有三口人。然而如今，只剩下一个女人和吃奶的孩子了。为了谋生，丈夫不得不走出山区，到山下的一个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茶园做苦力。由于他身材魁梧、诚实可靠，不久以前又被选送往英国女王陛下的东方第 273 来福枪营，给辛普森少校当贴身卫兵。辛普森少校笃信上帝和宝剑的威力，是迦摩缕波山区事实上的主人。出于时尚的影响，他迫切需要一个古铜色皮肤，蓄着一圈浓密的络腮胡，相貌堂堂而又缄默寡言、绝对服从主子命令的

印度武士充当随从，从而保障自身在这块难以捉摸的海外殖民地上的安全，并且以此作为象征，炫耀自己无可争议的权势和地位。由于这一特殊馈赠，他的老朋友，茶园主比普先生得到了一笔较丰厚的酬金。

那时，若非特殊的恩典，女王陛下的土籍士兵是不能随意回家探望的。被丈夫撇下的孤零零的女人带着孩子，在丛林里艰难地生活着。古代的贤哲曾经说过：“丛林是男子汉和恶魔较量的地方，而不是妇女的乐园。”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，每天要在到处潜伏着危险的林莽间，为自己找到一些吃的，并变成奶水哺育孩子，真困难啊！

如今，她惟一的安慰就是怀里的小宝贝。每天晚上，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里，在从墙隙里映射进的微弱星光下，吻着孩子的小脸，轻轻推着吊篮，柔声柔气地唱起歌来：

阿努，我的小宝贝，

快快闭上眼睛。

妈妈唱支歌儿，

伴着你安睡。

不要悲伤，

不要流眼泪，

爸爸就要回来，
梦里的生活多么美……

由于妈妈的奶水不足，小阿努瘦得像是一只皮包骨的小猴子。他成天躺在摇来晃去的吊篮里，睁开两只大眼睛，盯住铺在屋顶上的焦黄的棕榈叶，又看看同样焦黄的妈妈的面孔，和干瘪的奶头，丝毫不理解妈妈多么疼爱他，时时刻刻在为他担惊受怕。森林里的每一片树叶后面，似乎都隐藏着一双双在暗中窥伺孩子的眼睛。加上在印度大地上几乎无处不存在的黄皮肤病魔，连善良的杰瓦拉苏尔神和夏希蒂女神^①也没法制止它们罪恶的手。妈妈的心，怎么能够平静下来呢？

离开了丈夫的强劲的臂膀，妈妈真不知该怎样安排小阿努才好。如果不是考虑到林中的种种危险，她早就把孩子随身带进森林里去了。她想来想去，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只好跪在地上，泪眼涟涟地祈求维刷堆瓦大神^②的保护，从游方的弄蛇人那儿，买了一条碗口粗的锦斑大蟒蛇来看管他。这种热带蟒蛇虽然模样儿怪可怕，却性情温驯从不伤人。印度农民常把它豢养在家里，照看婴儿或守门，

① 杰瓦拉苏尔是保护孩子不发高烧的神，夏希蒂是为婴儿消灾的女神。

② 维刷堆瓦是印度神话中的人类保护者。

每天只消喂它几只耗子就成了。这样一来，父母出门再也不用心惊肉跳，胆量再大的小偷也不敢随便跨进门坎。甚至黑森林里最狠毒的眼镜王蛇，也得让大蟒三分。怪不得古代的吟唱诗人怀着激情这样赞颂它：

· 你有勇士的膂力、处女的心，
从来就善恶分明，
卧倒俨若乌檀木，
奋起赛过大力神。

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小阿努饿了，只能吸吮一下自己的肮脏的手指头，要不就张嘴哭一阵子。哭声惊动了盘绕在吊索上打盹的蛇保姆，它便懒洋洋地晃动几下身子，带动吊篮也不住摇晃。小阿努便慢慢闭上眼睛，像是妈妈在身边似的舒坦地睡着了。

大蟒蛇不仅是最有耐心的保姆，也是最忠诚的卫士。它成天盘绕成一团，像一大卷粗索子一动也不动，仿佛忍受不了闷热的空气，患了无法治愈的昏睡症。然而，周围有一丁点儿不对劲的动静，它便会立刻从梦中惊醒，昂起脖子朝四处观看，寻找威胁的来源。

有一次，天气特别晴朗，蛇保姆躺在门边晒太

阳，不提防一条眼镜蛇悄悄钻进墙缝，不声不响地爬上屋梁，顺着吊索溜下来。眼镜蛇盘在吊篮里，竖直身子，脖颈胀得鼓鼓囊囊的，一双冰冷的小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小阿努。小阿努的肩头上有一大块暗红的朱砂斑，也许刺眼的红色激怒了它，或是引起了它的兴趣，它吐出了又细又长的分岔舌头，微微颤动着，发出咝咝的威胁声音，像要扑上去舔一下那块红斑。小阿努吓得放声哭了，门边的蟒蛇立刻警觉地睁开眼睛。当蟒蛇抬头发现了吊篮里的情景，便像箭一样顺着一根柱子蹿上去，尾巴缠在吊索上，气呼呼地探起上身对着眼镜蛇。

蟒蛇赶得正是时候，陌生的眼镜蛇已经盘桓了许久，舌尖似乎已经在空气里舔尝够了想像中的血腥味，刚要纵身扑过去，蟒蛇就毫不留情地从后面冲上来。

蟒蛇的攻势打断了眼镜蛇的行动。它极不情愿地暂时放开小阿努，气愤地扭转身子，露出尖利的毒牙，威胁着从吊索上往下探身的大蟒蛇。

霎时间，两条蛇都停住了各自的行动，用不可觉察的动作轻轻转动着脖颈，互相气鼓鼓地窥伺着，打算瞅空子发动攻击。由于自身的职责所在，急于要驱走这个可憎的不速之客，蟒蛇鼓足了劲，一次又一次地从不同的角度发动了进攻，可是都在眼镜蛇的白森森的毒牙面前退缩回去了。眼镜蛇虽然

也恼怒地发出咝咝的叫声，用闪电般动作反击了几下，并冷不防喷出一股毒涎，迫使蟒蛇后退几步，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却并不在于和自己的敌手死死纠缠。形势稍微缓和一些儿，它便又垂涎欲滴地转身向小阿努扑去。每到这个危险的时刻，蟒蛇便使劲晃动吊索，使吊篮连同小阿努和眼镜蛇，像荡秋千似的从屋子的一边猛摆向另一边，几乎碰着高高的顶棚。无助的小阿努吓得哭哑了嗓子，眼镜蛇也不得不蜷曲好身子，提防从空中摔下来。

最后，当眼镜蛇实在经受不住眼前的诱惑，不顾一切地扑到小阿努的肩膀上，舌尖几乎舔着他的皮肤时，蟒蛇急了，从吊索上呼的一下蹿下来，和它紧紧扭缠在一起。在蟒蛇的沉重身躯和冲击力的影响下，吊篮摆动得更加厉害了。眼镜蛇来不及作出反应，就被蟒蛇奋力用尾巴一扫，吧嗒一声跌了下来，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。

当吊篮在空中的摆幅越来越小，慢慢稳定下来时，蟒蛇轻轻舒展开身子，把小阿努包裹在自己的身圈里。它伸出冷冰冰的喙尖在孩子的脸蛋上来回嗅察着，似乎想察看一下，它所保护的对象是否在激烈的争斗中受了伤。被折腾得头晕脑胀的小阿努躺在软绵绵的蟒蛇身圈里，慢慢地止住了抽噎。

另一次，一个顽皮孩子冒冒失失地闯进小屋，伏在吊篮边逗小阿努玩。冷不防蟒蛇从身后蹿过

来，像一条皮箍紧紧缠住他，差一丁点儿使他窒息。幸亏过路人听见哭喊声，才赶来解救了他。从此，谁也不敢无缘无故走近这座孤零零的小屋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天空中铺满了厚厚的云层。夜，乌黑乌黑的，瞧不见吉祥的新月，也无法瞥见一颗闪亮的星星。这天夜晚，风神瓦俞像是怀着一件无法排解的心事，在丛林上空时远时近地旋卷着。它的光脚丫子像是乐师的灵巧的手指，拨弄着层层叠叠的叶片和富有弹性的枝梢，发出一阵阵象征忧伤、诡秘和恐怖的音响。仿佛它用这样的方式警告森林居民们：“小心啊，灾难就要降临了！”

在风的感染下，肃穆的大森林变得异常不平静，不时传来一声声凄厉的号叫，连同惊鸟扑打翅膀，打断树枝和别的古怪声音，使人恍然觉得像是坠入了阴森森的地下阎摩^①王国。

可是在这间小木屋里，妈妈的面孔上却泛着安详的笑容。也许这是温柔的梦神怜悯这个孤独的母亲，给她带来一个虚幻的梦境，轻轻奏起梦的音乐，堵住她的耳朵，使她听不见身外的夜之声。在黑暗里，盘蜷在主人脚边的蟒蛇却像是察觉了某种不祥的征兆。它微微翘起脑袋，动也不动地凝神谛听着夜幕深处传来的种种细微声响，作出随时准备猛扑上去的样子。

^① 阎摩是印度神话中的死神，传说它住在南方的地狱里。

蟒蛇的警惕是有理由的。隔着薄薄的透风墙壁，在夜的黑影掩护下，远远传来一声低沉的暗鸣。这是虎，迦摩缕波丛林里最强有力的兽王的吼叫声。使人无法理解的是，不知为了什么，这只虎竟也像是心事重重的。它那闷声闷气的吼叫里，夹杂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凄凉意味。它像游魂般在林子里踱来踱去，仿佛烦躁不安地寻找什么似的。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，还是和林中别的幻影一样，只是偶然的过客？这不得不引起蟒蛇的注意。

这只孤单的老虎越走越近，低沉有力的吼声越来越清晰。最后，连它那轻轻放下的脚步和呼哧呼哧的鼻息，隔着墙壁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了。它像夜猫子似的绕着小屋来回转悠，不时用鼻子嗅察从墙缝里透出的特殊气味，好像它所失落的东西就藏在这座小木屋里。蟒蛇虽感到紧张，却沉住气没有打扰熟睡的主人，只是把身子耸得更高，随着墙外老虎的脚步，缓缓转动着脖子，警惕地监视着周围的动静。

这只心神不定的兽王，轻声慢步地绕着小屋整整盘旋了一夜，直到天明才悄没声息地离开，消失在浓密的林莽里。以后接连三个晚上，它都忽远忽近地在这儿流连。好像它正垂涎着屋内的什么宝贝，却又踌躇着，不敢贸然发动攻击似的。这一切，除了忠实的蛇保姆，屋内谁也不知道。

几天过去了，任何异常事件也没有发生，可是蟒蛇却丝毫也没有放松警惕。每当瘦弱的女主人挎着篮子走进丛林，它总是一反常态，用软肚子贴着地皮，像卫士似的紧跟在后面，窸窸窣窣地爬行一段路。直到它吐出舌尖，像是舔尝够了四周空气的滋味，查明了林中的动静，才沿原路缓缓回去，盘卷成一团，厮守在小阿努的吊篮旁边。女主人对蟒蛇的奇怪举动感到不可理解，出门时不停地挥手，驱赶它快回去，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这条冷冰冰的动物的不安定的心。

神秘的老虎出现以后的一天早晨，天气特别好。晴朗的阳光穿过稠密的枝叶缝隙，洒在小屋前的林间草地上，映出许多亮闪闪的光斑，招引着几只五彩斑斓的热带蝴蝶，围绕光束上下飞舞，使森林里弥漫着一派少有的轻松气氛。

在暖洋洋的太阳光热感染下，妈妈的心情似乎也特别好。她决定今天不再远行，只在近处采集一些食物，把小阿努带到门前的草地上，让他尽情晒一会儿太阳，呼吸森林里的清新空气。可是当她抱起孩子，正要出门时，蟒蛇却抢先爬到门边，横躺在门坎上拦住了去路。它的一双小眼睛乞求似的盯住女主人，微微张开嘴巴，好像要吐出什么心里话。妈妈并不在意，打算跨过去。蟒蛇忽然昂起身子，缠住她的腿，使她没法挪动脚步。